

中心与边缘

□ 文 青

先说几件小事:

一是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孙杰远教授在第十八届教育技术国际论坛致辞:技术已经成为推动教育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孙副校长的这一深刻认识,道出了很多与会者的心声,也让从事这一事业的教育技术人颇感荣光。

二是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数字化学习支撑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钟绍春教授团队11月10-11日在厦门举办的第十八届全国教育信息化教学能力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25省市的1200余名教师参赛。中小学教师拥抱信息技术的热情可见一斑。

三是华东师范大学李政涛教授发表的《面对信息技术,教育理论何为》一文。不看内容,光文章标题就让人感受到教育理论研究者对技术推进教育创新发展的强烈关切。

列这些小事的目的是通过现象看本质,和大家一起分析今天的教育技术是否真的已经从教育场域的“边缘”走向“中心”了?

也许有人觉得,比起10年、20年前的教学助手(如放幻灯)的角色,上面所列出的现象和今天的教育技术在MOOC、微课中大显身手,还引起教师、研究者、政府等的广泛关注,不能说它走进“中心”吗?

我觉得,“中心”与否,关键要看衡量的指标是什么?明确了这一点,才有判断的明确尺度。毫无疑问,在大学校园中,立足靠的是学问。大学学科之争,比的是理论的厚实程度、研究的水平高低、思维认识的深刻程度。动手操作的技术,即使实用,也很难逃脱被人下看的宿命。

明白这些个道理,判断是不是“中心”就简单了。很明显,不论以学问深度还是理论厚实的尺度衡量,教育技术在整个大教育学科都不太占优势,难言中心,亟需完成大量工作。

比如,确保技术真的有用。这是其安身立命的根基。在电脑前画大饼是难解决问题的。牢记一点,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不会有未来。解决的办法也简单,就是每个院系、博士点、硕士点、教授等自己联系学校、班级或教师,去实验技术,让实践说话。又如,重视理论研究,深化对教育实践的理论认识;深入实践,做有结论的研究,等等。

完成这些工作,却不易。教育技术学不像文学、历史学甚至市场营销学等,可以像个老人,只要时间够长,总能积攒些阅历,显出老成和智慧。教育技术更像是美女身上华丽的外衣,光鲜之后大都又成了垃圾。这使教育技术的理论建设相比其他学科更加困难,建设历程更加艰辛,需要投入的努力、精力也更多。那这么困难的工作谁来?老教育技术者总寄希望于年轻人。而年轻人忙挣钱,愁职称,求项目,……有家国情怀的,顾得上这些个的,能有几人?

这样说,不是悲观,而是直指现实,希望大家一起来正视和解决。

专业与职业

□ 众 告

说起专业,大家都不陌生。然而在开放大学建设试点中,我们却感到纠结:开办《目录》内的专业,担心遭遇学科强势高校的挤兑而没有竞争力;开拓《目录》外的专业,又害怕叫好不叫座而事倍功半。

专业的设置通常被认为是专门知识的分类。但寻根溯源,专业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化的结果,原初定义是“一群人在从事一种需要专门技术的职业”(卡尔·桑德斯)。在中世纪大学中,专业是指向牧师、医生和律师等特定职业的。随着社会发展,大学为满足职业需求开设了各种不同的专业且经常调整。故有学者认为,专业的“专”就是指特定职业所需的技能和素养,而不是某些专门的知识领域。人们对它理解的多解,导致对本科专业的议论也增多,比如重知识还是重能力,偏学术还是偏职业,宽口径还是窄方向,等等。于是,很多大学就采取了以下做法:要么按照学科取向培养人才,专业成了特定二级学科甚至方向的组合,而造成学非所用;要么按照通识取向培养精英,追求人格和心智的成熟,专业成了空中楼阁。这样真正以职业为导向、满足社会所需的大学专业培养只能托付给了职业教育。

以我们熟知的会计专业为例,它实际上培养的就是懂得企业经营和商业流通中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沟通和交流“语言”的专门人才,职业性强。尤其随着计算机信息化的普及,以往从事传统记账、出纳、核算的财务会计人员正逐渐被擅长于预算决策、成本控制、风险评估等的管理会计人员所取代。因此,只晓得传授会计的传统知识而漠视其职位变迁的教学,那是危险的。

前些时候,我国医师协会发出了2020年信息。有人对取消麻醉专业招生表示不解,理由是现有麻醉医生只是标配的五分之一,比儿科医生缺口还大,怎么能停招?但不知医界一直有“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的说法。当好麻醉

医生首先应是一名合格的临床医生或全科医生,故麻醉医生一直享有“最博学医生”的美誉。可见,即使急需人才要加快培养,也不能拍着脑袋办专业。

另外,新的专业目录颁发时,学界曾有“管理专业是否应从本科目录中剔除”的争论。那是因为管理学说到底是一门系统科学,对数理知识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它的专业指向是偏理论和研究的。再者,管理学和社会联系紧密,充满着对现实的关切。一个没有管理阅历的学习者,毕业后就走上管理岗位,看来有点勉为其难。

十年前,300多所高校竞相开办主持人专业,培养了近万名“主持人”,结果就业率极低。以至有学者调侃道,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但在某个体育学院开办多年的“体育播音与主持专业”却一直风光独好。他们除了有针对性地培养各种国际体育赛事的主播外,还独辟蹊径地开设游戏解说、电竞解说、网络视频直播等方向,毕业生在职场上十分抢手。这得益于学校不随波逐流,坚持另类思路办专业的探索。

不过专业与职业也不是截然分立的。比如,电大在创办之初也没有什么具体专业,只有机械类、电子类以及后来的文科类、经济类,照样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专门人才。后来电大还曾办过“党政干部管理专修科”“大学基础班”等一些适应性强、颇受欢迎的教育形式。近来清华大学等一批高校也纷纷举起按大类招生再分类培养大旗,感慨不禁更多了起来。

我曾有机会与国家开放大学校长会谈关于能否尝试让需要“文凭”的学习者通过课程开放,多学点文化;让需要“学位”的学习者通过专业创新,多长点见识。开放教育的专业或许不那么重要了,因为生活不分专业。但读大学却很重要,因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肩负责任、重塑理想,这些都是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个个驿站。

